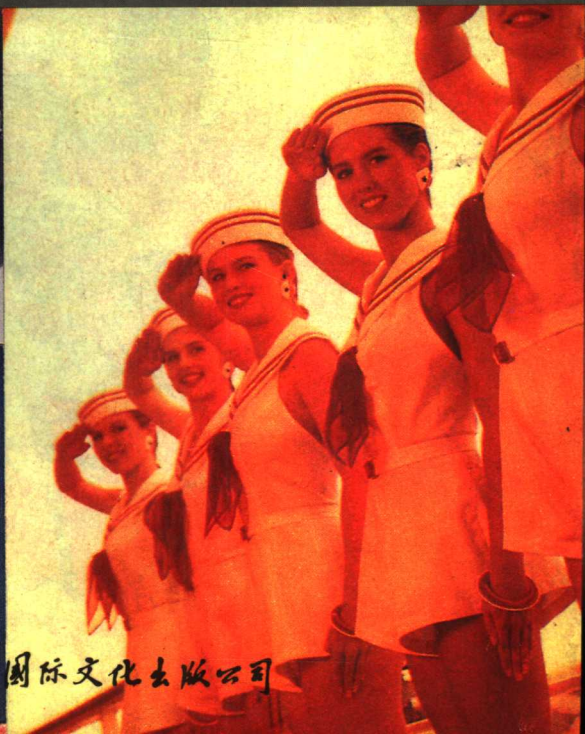


军界女英雄

3

女名风云 大观系列

李晶霞 编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风云名女系列大观

军界女英雄

李晶霞 主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风云名女系列大观—军界女英雄

编著：李晶霞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9.2 千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9-373-3/G·462 定价：全套：64.00 元
本册：6.40 元

目 录

§ 1	井冈山上的双枪女将 贺子珍	(1)
§ 2	红军里的女司令 康克清	(38)
§ 3	朱德的前夫人 伍若兰	(51)
§ 4	贺龙的两个同胞妹妹 贺英、贺满姑	(64)
§ 5	中国第一个女将军 李贞	(70)
§ 6	红军中的“定国公” 王定国	(80)
§ 7	军妓、酒店老板、游击队员 苏珊娜	(98)
§ 8	从洋学生到“土八路” 张鸿志	(126)
§ 9	抗日战场上的日本女八路 武藤昭江	(139)
§ 10	广东的红色花木兰 区夏民	(167)
§ 11	笑立枝头唤春来的女将 李坚真	(176)
§ 12	骑马挥刀指挥起义的女王 克拉什米·巴伊	(197)
§ 13	中国战火中的美国女人 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	(201)
§ 14	共和军中的“恐怖皇后” 玛丽·花拉尔	(228)
§ 15	战火中女扮男装的“花木兰” 郭俊卿	(234)
§ 16	死在火刑柱上的少女指挥官 贞德	(242)
§ 17	一个被一百多敌兵围攻的女游击队长 张溪兜	(248)

井冈山上的双枪女将

——贺子珍

贺子珍的的确确是巾帼英雄，她的战斗经历将世代被人传送

贺子珍与世长辞了。

1984年4月25日，新华社向全国发了一条电讯，26日，全国各地报纸，均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条消息。

消息的标题是：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。消息不长，抄录于下：

“新华社上海4月25日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，终年七十五岁。今天上午，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，举行了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。

“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今天布置得隆重、庄严、肃穆。大厅两侧安放胡耀邦、邓小平、陈云、邓颖超、聂荣臻、习仲勋、杨尚昆、杨得志、宋任穷、陈丕显、胡启立、乔石、郝建秀、王首道、蔡畅、康克清同志送的花圈，白栋材、王芳、陈国栋、胡立教、杨堤、汪道涵、阮崇武、李坚真、曾志、陈琼英、刘英、彭儒、钱希钧、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全国政协办公厅以及上海市、江西省、湖南省、福建省、浙江省、陕西省、贵州省、江西吉安地区、永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两侧。贺子珍的遗体放在大厅中央，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，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。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、李立英、李敏、孔令华献的花圈。

“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、第二书记胡立教、书记杨堤、汪道涵、阮崇武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岭安，以及贺子珍同志的亲属和她在上海的生前友好数百人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。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，在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前默哀、鞠躬，瞻仰她安详的遗容，并缓缓地绕遗体一周，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。”

“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人，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26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、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、吉安党委妇委、妇女协会组织部长。1927 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，1928 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。1934 年 10 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，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。1937 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，1947 年 8 月回国。解放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。1979 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艰苦奋斗的一生。在长期患病期间，她关心国家大事，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关心贺子珍同志的病情。她病重期间，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前往医院探望。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已在今天下午火化。她的骨灰盒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”

各报在刊登消息的同时，发表了贺子珍的照片。这一天的上海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抢购一空。读者阅读了消息，端详照片，纷纷议论。有的说：“贺子珍是个巾帼英雄。”有的说：“贺子珍是传奇人物。”

是的，贺子珍的的确确是个巾帼英雄，她的战斗的经历，堪称传奇。

二、贺氏三兄妹

宛宛禾川绿绕城，
东风吹得晚云腥。
休将铁笛吹山月，
怕有蛟龙听得惊。

明朝的学士、诗人解缙，站在东华山上，眺望永新县城，吟诗赞美永新县城的山光水色，颇为伤感地怀念古代英雄。

永新县城，即禾川镇，位于禾水河的洲湾里。水绕山环，风景秀丽。

永新历史悠久，东汉设县，县城傍着禾水，城南有小山叫南屏山，城西北有凤凰山，城东有东华山。东华山为永新名胜，林溪幽美，登临其上，可鸟瞰全城。城西逆禾水上行三四里，禾水两岸，左有皂旗山，右有双乳峰。两山之间，有一碧绿深潭，名叫“忠义潭”。潭侧有一座忠义堂，人们修建忠义堂，是为了纪念几百年前的一群忠勇士。

解缙悲凉的诗，就是悼念这些英雄的名句。

史载，南宋末年，元兵入侵，从吉安杀到永新，文天祥组织义军抵抗，他在兴国兵败后，他的侄妹夫彭震龙率领永新八姓子弟，英勇顽强地抗击着元兵。不幸出了叛将刘盘。这家伙诈开城门，引元兵蜂拥而入。元兵入城，屠杀三日，血流成河。

彭震龙被捉，“骂贼而死”。义军逐巷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追逐到皂旗山下。

三千义士在张履翁、颜思理、肖敬夫等豪杰率领下，退至袍溪潭（即忠义潭）时，元兵追到，被团团围困。三千义士无一投敌，纷纷跳进深潭，壮烈殉节。

后人在烈士殉难的地方，盖起了忠义堂，堂壁上书写着文天祥的一首五言诗：《挽彭司令震龙》

堂上会亲戚，可怜马上郎。

呻吟更流血，干戈浩茫茫。

解缙诗中的“休将铁笛吹山月，怕有蛟龙听得惊”中的“蛟龙”，就是指这些民族忠魂。

禾水悠悠流淌，抗暴爱国传统源远流长。

一九一〇年八月中秋节，浩浩流淌的禾水，又听到一声婴儿的有力啼哭。皎月映照下的永新南门禾川镇的一家店铺里，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。

这个新生命小名“桂圆”。正当桂子飘香，圆月当空的时候，她向人世报到了。等到长大一点，要正式取名，一些文人雅士见她生得皮肤白嫩，面目娟秀，便赞美她有如桂花之香，圆月之白，简言之名曰“桂圆”。上学之后，她不喜欢这个软绵绵女性气十足的名字，便改为子珍。

贺子珍的老家在永新南乡黄竹岭，祖辈是破产地主，到父辈一亩地也没有了，便携家迁到永新县城南门的一个店铺里，经营小杂货，字号叫“海天春”。这是一间典型的南国小店铺，滨临禾水，房屋低矮，屋檐下有两根柱子，撑着一个突出街面的骑楼。前后两小幢，前半幢卖烟酒茶水和油里糕点，后半幢接待住客。生意不很大，生活还富裕，是个小康之家。这样一个家庭虽有点剥削，但更多的是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榨。贺子珍父亲为人老实厚道，只知道埋头做事，家里的是母亲当政，她父母因为受军阀官僚、地主劣绅的敲诈勒索，对黑暗的旧社会心存不平，便结识四方豪杰，鼓励儿女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受子女的影响，也参加了革命工作。贺子珍的父亲一九二七年在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油印科做过事。这一年四月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她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被没收。反动派七次洗劫了黄竹岭贺家故居，没收了她家的土地和房产，并将永新县城贺家店铺捣毁一空，这更坚定了两位老人的革命决心。一九二八年，她父亲是吉安县委的秘书长，母亲在县委刻钢板。一九二九年她父亲担任江西特委文收，母亲仍在特委刻钢板。有一段时间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，当地有的领导人嫌他们成份不好，属于不可靠分子，被撤

销了职务。红军北上之后，她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母亲在地下党的保护下，长途跋涉，来到延安，得到毛泽东同志很好的照顾，后因病在延安去世。

贺子珍本有四兄妹。最小的弟弟，一九二七年参加永新暴动，为赤卫军送信时中途遇到敌人，不幸牺牲了，不为人所知，所以，现在一般是讲“贺氏三兄妹”。哥哥贺敏学、妹妹贺怡。他们都先后参加了革命，各自都有一些传奇性的遭遇和故事。

贺敏学很强悍，武高艺大，粗眉毛，暴脾气，学了三年徒，还学了点“打”，富有反抗精神。学徒的时候，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，他一气之下，把碗都打掉了。大革命前，他是永新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。带领一部分进步学生跟禾川中学的国民党右派斗，各占据一个山头，摆开阵势搞械斗。斗争失败，他离开永新到吉安阳明中学读书，后来在妹妹贺子珍的影响下，参加了革命，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，一九二七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走上了曲折的革命道路。

妹妹贺怡，个子不高，活泼好动，精明泼辣，很会做群众工作，跟什么人都谈得拢，是一位女闯将。一九二七年入党，国共合作时，是永新县党部妇女协会委员兼任小组长。一九二七年七月，吉安事变，永新县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大屠杀。当时城门紧闭，岗哨林立，只许进不许出。贺怡来不及逃出城去，在大搜查中，她出主意叫姑母到元亨利杂货店借了一匹白布。她把白布缠在腰上，乘着浓黑的夜色，悄悄摸到城墙的僻静处，敏捷地爬上城墙，用那匹白布从城墙上吊下去，机智地死里逃生了。

一九三〇年，她与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毛泽覃同志结婚。毛泽覃当时任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独立第五师政委，贺怡为特委妇女部长。肃反委员会副主任。一九三三年七月，王明路线大

反邓毛谢古。邓毛谢古即邓小平、毛泽覃、谢维俊、古柏，毛泽覃挨斗，贺怡受连累，被调到中央党校受训，是被斗争对象之一。这时她正好生孩子，产后带病也不让休息，继续被残酷斗争了一个月。她只能偷偷地抱着孩子送给挨斗的毛泽覃看，这个孩子后来被沸水烫伤夭折了。她被指控为“帮助小组织的形成与参加反党小组织”，差一点被开除党籍，幸得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同志竭力保护，才以口头警告的处分下放基层锻炼。那时候毛泽东受排挤，对这些事是无可奈何的。红军北上后，她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，被派往赣县任县委书记，备受艰难。国共第二次合作后，贺怡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，兼任统战部副部长，一九三九年调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一日在韶关被国民党逮捕，为了保存党的机密和经费，“不让一个铜板落到敌人手里，”她吞吃金戒指，准备死掉，没有自杀成，身体受到很大摧残。一九五〇年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，在前往赣南寻找贺子珍的爱子小毛的途中，经过泰和到吉安之间的一座木桥附近，出车祸不幸牺牲。

贺氏三姐妹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贺子珍。

她长得象母亲，皮肤白皙，身材苗条，面目秀丽，心灵手巧，绣花、打毛线，种种女红都做得细致象样。她的脾气虽然有时急躁，执拗，自尊心强，但比起兄妹来，要显得温柔、沉着、稳重、有心计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家里的威望最高。她是小家闺秀，但又有一股巾帼之气。

贺子珍自幼有一副怜贫厌富的心肠。她的一个表姐嫁给了一个豪富人家。每逢她表姐来她家做客，她总是不理不睬，甚至出门去玩，避而不见。同学好友龙灵问她为什么冷淡表姐，她皱起眉头说：“我讨厌她那副少奶奶的派头。”

对孤苦的穷人，贺子珍极为同情。有一次，一个讨饭的老

婆婆拄着拐，颤巍巍地来到她家门口，枯瘦的手捧起了讨饭碗。贺子珍立即盛了一碗雪白的大米饭，夹满了菜，笑咪咪地捧给老婆婆吃。

龙灵见此情景，很是纳闷，问她：“你认识那个老婆婆吗？”

她摇摇头回答：“不认识，她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我们应该怜悯她！”

她生长在民族忧患的时代，爱国的激情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翻荡着。她喜欢到东华山去游玩，瞻仰忠义堂的英烈，在呜咽的禾水潭畔，吟哦文天祥的爱国诗词。

一九二五年，十五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读小学。那年，孙中山逝世，政府号召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会，悼念这位民族英雄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。贺子珍和一些进步同学积极筹办着举行追悼会，但永新福音堂的几个外籍教师，不准她们召开和参加追悼会。贺子珍挺身而出，气愤地对同学们说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推翻了清朝政府，打倒军阀，建立民国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，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，举国痛悼，我们也要悼念他，这个会我们非参加不可！”

受了贺子珍的鼓动，当时有十八个学生起来向学校当局抗议。

这个造反举动，无异是向福音堂这泓平静的死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，激溅得上帝的使者——牧师们惊恐不安。一个晚上，康教士怒气冲冲地跑到学生们住的楼上来，勒令十八个闹事的学生跪到地板上。她严厉地宣告：“你们得罪了上帝，我替你们祷告，向上帝求饶，忏悔吧，可怜的迷途羔羊！”

贺子珍站了出来，拦住了正要下跪的同学，大声地说：“我们没有罪，谁也不要跪！”

年纪更小的贺怡调皮地说：“叫她自己跪吧，她膝头盖痒

痒了，我们下楼去玩！”

大家一哄而散。把板着脸孔的康教士晾在一边，气得那个女“洋鬼子”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。

贺子珍又把同学们喊拢来，提议每人做一套白衣白裙，准备参加追悼会。

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早上，一队穿着白衣白裙的小学生，怀着崇敬心情，走出福音堂的校门。贺子珍走在队列的前头，她向学校的窗口瞥了一眼。那几个洋教士正扶着窗栏看着她们，无可奈何地摇着头。

学生们来到城南门的龙家祠，向会场正中的孙中山遗像默哀，向民主革命的领袖奉献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。

斗争的胜利鼓舞着贺子珍，过了几天她又提议到银匠铺打十八块小国旗，国旗上一块金属横牌镌着“爱国英雄”四个字。每到礼拜日，这十八个爱国小英豪就把小国旗挂在胸前，昂首挺胸地走进教堂去做礼拜。他们哪里是做礼拜呀，分明是示威，那几个教士都以惊奇而厌恶的目光盯着这些亵渎上帝的“罪人”。可是贺子珍和小伙伴们不理睬这种不友善的目光，旁若无人地说笑着。

笑声宣告了贺子珍跟上帝的告别。从此，她踏进了人生的一条曲折途径。

县妇女部长的日日夜夜

一九二六年，国共合作后永新县党部增设一个妇女部，挑选年仅十六岁经过考验的贺子珍当妇女部长。她的妹妹贺怡和同窗好友龙灵等人，跟随贺子珍到妇女部工作。她们白天在校读书，傍晚走向社会，到县城附近街道和乡村召集妇女开会，启发妇女觉悟，她们满腔热情地宣传婚姻自由，男女平等；

号召剪发放足，不穿耳朵，反对带童养媳，反对打骂人。虐待妇女。

在贺子珍一班女生的带动下，秀水小学的几个男同学也跟着妇女部的女同志到处去宣讲，组织农民协会、少年团，男女同学之间亲密合作，配合默契。

当时的妇女比男子受的压迫更为深重，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和权利。当地有俗话：“妇女四尺布满胸（蓝裙），不晓得世界重不重。”这就是说天下大事妇女不得过问，因为她们不知世事轻重。还有句更作贱妇女的俗语：“妇娘人撒的尿能当油，要卖也得男人去卖。”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权利，终年没有一个钱过手，妇女写字契都不算数，“只有男子中状元，哪有妇女中秀才。”妇女没有资格上学堂。被剥夺了中“秀才”的权利。永新县的宗族祠堂里，每天清明冬至做公堂，吃酒席，或分丁（男丁）字肉，男子不管老少都有一份，妇女连肉骨头也分不到一块，因而是说：“十个插花女，当不得一拐子仔。”就是说十个美丽漂亮的姑娘，其价值也比不上一个瘸男子。祝贺亲戚朋友办喜事，妇女不能写自己的名字，当家的寡妇也只能写个××氏。妇女的行动没有自由，不准她们看采茶戏，不能随便串门，说什么：“好男子不食茶渣，好女子不过三家。”当地妇女当童养媳的很多。贫穷人家生多了养不起，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；女孩生多了的人家虽然生活不很苦，但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支配。也要送给人家做童媳。童养媳受婆家全家人的欺侮，公公、婆婆、哥哥、嫂子、姐姐、弟弟、未婚夫，人人都是她的上帝。到了七、八岁的年纪就要承担繁重的家务担子。吃剩饭、穿破衣，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，吃饭只能坐在灶前，上不得桌子，童养媳成了“人下人”。寡妇不准改嫁或强迫改嫁。寡妇嫁人时不能白天上轿，说什么“寡妇上轿的地方，草

都不会长”。抬寡妇的轿叫夜轿，夜轿的轿杠子碰到了屋，屋也会倒。男人如果遇上夜轿，还要当场解个小便，以冲邪气。给寡妇写完婚字的笔砚也要丢掉，不然会倒运的。妇女从政治到经济都处在十八层地狱里，抬不得头，动不得身。

深重的压迫，屈辱的地位，早已激起妇女的强烈不满，她们迫切要求解放。最先觉醒的贺子珍等同志，便到处去点火。她首先大声疾呼宣传剪发放足的好处。她对自己的同胞姐妹风趣地说：“姐妹们，你们还不剪发等待何时？剪了发又省时间，又卫生，有钱人的脑壳上佩金银，我们穷人没有金银戴，有的连发网都买不起。拖个发髻在后面，有什么好看呢？三根头发朝上，四根头发朝下，忙得梳头的时间都没有，索性不梳它，象我这样一把剪刀下去多利索呀！姐妹们，行动起来，剪头发吧！”

姐妹们仰起脑壳，听得津津有味。经过她这样一宣传，永新县城的妇女们纷纷拿起了剪子，剪短自己的头发，也帮助别人剪头发，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的运动。剪掉头发的妇女们，抬头挺胸，精神焕发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。剪头发，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它标志着妇女最初的觉醒和解放。

在贺子珍等同志的发动和带领下，永新的妇女解放运动迅猛兴起。到一九二六年冬、二七年春，永新县的乡、村都成立了妇女协会。开始时，在村里召开妇女群众会，每十至十五个妇女选一个代表，报告组织起来的意义，然后选出委员和妇女主任、妇女指导员。主任由妇女部长兼任。贺子珍是永新县妇女部长，她带着火一样的激情，有声有色的把妇女工作开展起来了。

她组织了一个妇女宣传队，许多剪了头了的年轻姑娘，从社会的底层冲了出来，雄赳赳地列队上街，手挽手地唱起歌

来：打倒列强！打倒列强！除军阀！除军阀！努力国民革命！努力国民革命！齐奋斗！齐奋斗！

妇女在“齐奋斗”的歌声中，昂然挺立，成立了自己的各级组织。每个村都成立了妇女协会，有个女会长，三至五个委员，由妇女推选出来。参加协会的妇女各伸阶层的都有，她们斗争坚决，不贪生怕死。各地妇女协会在扩大红军，慰劳红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妇女还参加了农民协会，并发了会章，晚上打土豪，妇女也跟着去分地主的浮财，抗租抗债，十分踊跃。再不是“妇女四尺布满胸，不晓得世界重不重”，她们也象男人们一样管起大事来。妇女们有大事情就找农会，小事情就找妇女协会。有贺子珍这个女秀才的榜样在那里，她们再也不相信什么“只有男子中状元，哪有妇女中秀才”的鬼话。三十岁以下的妇女多数都到贫民夜校去上学了，有谁不去的，大家就拥进门去，七嘴八舌地“围攻”。如有公婆阻挠，先进行宣传教育，教育几次还顽固，就捉去戴高帽子。这样做以后，原先一盘散沙的农村，上学、开会只要一打锣，妇女们全都来了，妇女们在夜校里读书识字学道理，觉悟提高得很快，出来参加革命的很多。童养媳参加革命的最多，她们表现也最坚决，不少成了党和红军干部队伍的骨干。

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，各地农民举行暴动，暴动前经过一个时期的秘密工作。妇女们在妇女协会的领导下，积极参加掩护革命同志、烧茶做饭、站岗放哨、送信做侦察、缝制红旗红袖章等各项工作。不少妇女还参加了暴动队，打土豪时，一起去挑东西，并扛起梭标，打起绑腿，戴上八角帽，和男子一样站岗放哨。值日时，贺子珍佳个红缎带子，显得格英俊潇洒。

一九二九年第八次攻打吉安时，贺子珍派贺怡、周淑女先去侦察。她们从一个泥水匠的老婆口里知道永新的土豪劣绅

都躲在水新会馆的夹墙里，红军指挥员派人去抓，一下抓到三十几个土豪，通过审问，了解到其他土豪劣绅的去向，又扩大战果，一共抓到一百五十多个土豪。对于这次出乎意料的胜利，农民们都很高兴，称赞贺子珍率领的娘子军“真崑(行)!”

勇挡逆流

贺子珍在县党部妇女部紧张地忙碌着。

窗外忽然飘进一阵吵骂声。贺子珍正欲出门去看个究竟，两个年轻妇女撕扯着已到门槛边。妇女部的几个年幼学生都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解劝。只见贺子珍从容不迫，潇潇洒洒地跨出门槛，笑嘻嘻地一手拉着一个，把两上冤家对头拉进屋来。她招呼她们坐下，倒了两碗山茶递到她俩手上。争吵不休的妯娌俩暂时休战了，端着个茶碗，谁也不说话。气氛稍微平静之后，贺子珍开口了，把她们吵架的事按下不提，亲热地拉起家常来。聊她们的身世，问她们的寒暖，话题由远及近，不露声色地扯到她们吵嘴的事，让她们各自叙述争吵的事由。妯娌俩各自诉说自己委屈。指责对方不通情理。贺子珍不忙评定她俩的是非曲直，从大处着手开导她们：一个家庭应和睦相处，互助互让，互敬互爱，才能快活地过下去。象你们今天打打闹闹，磕磕碰碰，心里多难过呀！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重男轻女，男尊女卑，男人不尊重我们，我们妇女自己也不争气，为些小小不言的事吵吵闹闹，怄气斗嘴。妇女要解放，男女平等，妇女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弱点，做些男人佩服我们的事情。象你们今天撕扯进街，难怪男人会说我们“妇女四尺布满胸，不晓得世界重不重……”。

这一篇受用的大道理，变成了一把开心锁。妯娌俩听得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一个说：“哪个叫她先骂我，她不骂我，我也不